

□萧萧

脱掉棉衣,站在冬春交界的季节,突然想起记忆中的荠菜汤。是在麦秸秆“噼啪啪”的声音里文火慢煮的一大铁锅荠菜汤,袅袅蒸汽间,荠菜一朵一朵在水面上舞动着,像穿越千年流动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。

在风箱的匀速运动下,乌黑的铁锅愈发衬出汤色的绿,恍若一池春水。荡漾间,一把白色的虾皮让春水起了波澜,鲜甜的气息瞬间在灶台之上弥散开。

彼时,我和哥哥趴在灶台上,一动不动地盯着锅看。锅实在是太大了,我们担心眨一下眼睛荠菜汤就会消失。波澜止,汤色渐浓,荠菜汤终于在氤氲的烟气中上桌了。满满的一盆,一棵一棵荠菜像养在汤水里面的,绿而鲜,养眼极了。担心我和哥哥够不着盆,母亲会一勺一勺帮我们分到碗里。

母亲把荠菜汤叫“春羹”,她说春羹必须趁热喝,才能将藏了一冬的阴气排出。喝了春羹,不劳医生开药方。所以,我和哥哥接过汤,总是顾不上烫,“稀里呼噜”地第一时间喝光。

那是春三月,虽然乍暖还寒,但因为一锅荠菜汤在身体里游荡,一家人会觉得整个春天已经来临。

荠菜入饌,古已有之。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时期,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中的“谁谓荼苦?其甘如荠”,便是人类对荠菜的最初认识。到了400多年后的汉代,辞书之祖《尔雅》中又有“荠味甘,人取其叶作菹(腌菜)及羹(菜汤)亦佳”的记载,算是荠菜可以食用的最早文字记录。

苏轼在《春菜》中列出了宋代春日常吃的菜:蔓菁(芜菁)、韭菜、波棱(菠菜)、青蒿、茵陈

蒿。这些菜纵然味道各有千秋,但苏轼的一句“烂蒸香茱白鱼肥,碎点青蒿凉饼滑”,点明最别有风味的还是鲜嫩翠绿的茱菜与白鱼蒸而食之。举箸之下,白鱼肉细腻,茱菜清香扑鼻,堪称鲜得有一套。

在苏轼眼里,荠菜的鲜是唇齿的鲜,更是原野的鲜。他在《与徐十二书》里描写得甚是深情:“今日食荠极美……虽不甘于五味,而有味外之美,其法取荠一二升许,净择,入淘米三合,冷水三升,生姜不去皮,捶两指大同入釜中,浇生油一砚壳,当于羹面上……不得入盐醋,君若知此味,则陆海八珍,皆可鄙厌也。”在这里,荠菜虽然不放盐、醋,但其本味之鲜,早就赛过了地上跑的、水里游的。

荠菜生来即平民,田间地头随处可见,却因是早春生长而显其珍贵。清蒸、煮羹之外,大众最喜爱的就是做馅包饺子、包馄饨。拿让上海人一秒入魂的荠菜馄饨来说,喜欢喝汤的有金汤馄饨,喜欢凉拌的则有干挑馄饨。前者的重点在汤,是足足炖够八小时的老母鸡汤。当浸润着“金汤”的荠菜馄饨入口,荠菜和鸡汤之鲜聚合成一种能量,在舌尖上齐齐奔涌,食之,唇齿生香。干挑馄饨的重点在于凉拌,佐料是杀手锏。鲜嫩多汁的荠菜馄饨入碗后,一大勺芝麻酱浇汁是灵魂之物,芝麻和香菜的加入则进一步激发荠菜的香味。两种荠菜馄饨吃法,可谓冷热皆相宜。

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辛弃疾借此诗表达的是对春的希冀,桃花和李花的花期尚早,小清新的荠菜花却刚刚好。但,作为食用之物的荠菜最怕的是岁老,等到细碎如米粒的荠菜花开将起来,它便真的老了。如美人迟暮,腰身还在,口感却不复嫩嫩,惟留记忆在心头。

我家堂屋的房梁上搭窝了!”

还是二爷爷精明,他夜里竟然敞着房门,把燕子像贵宾一样迎进了堂屋,燕子的窝正好搭在他吃饭喝酒的八仙桌上。一日二爷爷正喝得高兴,一坨燕子屎不偏不倚落在他的酒盅里。他非但不生气,还眉眼弯弯地笑着说:“小家伙,这是想让我戒酒呢!我才不戒呢,这是天分(糞)到了,大喜事。”

但二爷爷的“天分”一次就够了,他也不想再有第二次。他在房梁上吊了一只大竹篮,里面铺了一层草。竹篮正好挂在燕窝下,鸟粪落到竹篮的草里,二爷爷就可以安心吃饭喝酒了。

既然燕子已经搭了新窝,我也没了盼头,只好向二爷爷请教,如何才能吸引别的燕子来我家搭窝。二爷爷说:“这事靠缘分,但燕子聪明,谁家对它好,它心中有数。你真心喜欢它、爱护它,即使它在别处搭窝,也对它好,不捣它的窝,不偷它的蛋,早晚都会感化它。”

二爷爷这是话里有话,不过细想也有道理。二爷爷虽然脾气不好,爱喝酒,但为人仗义正直,爱打抱不平,而且他对燕子是真心好。

从那天起,我再也不因爱生恨破坏鸟窝了。但也许是因有过“前科”,几十年过去了,我家从未有燕子来住过。前几年,后胡同邻居家住过一窝燕子,这家男人嫌弃燕子的叫声吵,用杆子捣烂了鸟窝,这家女人为此和男人大吵一架。

作家王小柔喜欢鸟,家里养了很多鸟,她也是一位专注于救护鸟的专家。或许是身上有这种对鸟友好的气味,她经常捡到幼鸟和受伤的鸟。有一次她坐地铁,一只鸟竟然落在她的帽子里跟着回了家。

不要小瞧一只鸟,它也能参透人性的善恶。

又到燕子“春运”的时节了,二爷爷的话再一次回荡在耳畔。我希望能春天偶遇一只北归的燕子。

【浮生】

度过春天的方式

□李晓

早春,枝条上青筋暴出,花骨朵刚刚吐露,我便去乡野晃荡。我这样去率先拜访春天,是让自己的身体早早地与地脉接通。

乡间有一个池塘,水边柳丝柔柔垂挂,一群鸭子浮游于水上,红掌拨动浮萍,水中泛起涟漪。难怪古人说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

每年春天我都不想辜负,春天的一些行程已经停泊在我的视线里。

友人徐哥在山里有一个老院子,那是一个进城居住的农人的废弃老屋,经过徐哥的匠心打造,携着漫漫风尘的老院子的老灵魂再度归来,成了徐哥的安放身心之地。

徐哥住在山里这些年,新认识了几十种草木和鸟雀。徐哥说,到了春天,屋檐下的巢居里,几只毛茸茸的雏燕软软地趴在草窝里,睁开清亮的眼睛,好奇地打量着栖息它们生命摇篮的这个老院子,望着燕妈妈从蓝天白云下衔食归来,那一刻,徐哥的眼前会浮现起母亲养育孩子的如烟往事。令徐哥遗憾的是,老母亲十多年前已离世,再不能陪儿子来老院子里住一住了。

春天的第一次探访,我就是去老院子里见徐哥。恰遇春日里的朦胧烟雨,青瓦如宣纸铺开,屋上升起袅袅雨烟,我凝视着院中谦卑的依依垂柳,心境宽阔柔和。

在山中蓄积到肺腑里的好空气,可以供我一个季节的吐纳。老院子的背后,有一个巨大的山洞,我带上一本友人初春赠我的书去洞里读了半天,那里没有手机信号,没有刷屏的干扰与焦虑。春山含笑中的鸟鸣,想来是对我的问候。徐哥跟我说,有时他独坐山涧,看那苍苍亿万年的山岩,想起一个词叫地老天荒,感觉人这一生真如天地间渺渺一沙鸥。

城市里,还有几条老巷子没拆除,它们是一个城市里的温暖补丁。夏天暑热中,我一般不去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避暑,尽管松涛声远远而来涤荡了肺腑。我会去城市的几条老巷子里走一走,老巷子的幽幽凉风从两头吹来,特别是踩到那硃台一样光滑的青石路上,凉意浸润心田,外面的喧嚣市声也被老巷子柔软的胸膛

隔绝开来。

到了春天,老巷子地上的缝隙里会爬出星星点点的绿草,探头探脑中带来城中的早春信息。还有突兀的根须蔓延在老巷子墙上的黄葛树,远远望去,总感觉树冠处有绿烟袅袅,是树干里的水分在蒸腾吧。老巷子里,有我结识多年的三两老友,同老巷子一样安卧于我心深处。比如老曾,一个业余摄影者,他拍摄了这个城市的一万多张照片,为日新月异的城市留下一份光影底稿。他曾经自费印刷过500册摄影集,出书的那年,老曾邀我到他家中坐一坐,一顿家常饭菜招待过后,他用毛笔在扉页为我签名:“好兄弟,一辈子!”我当时觉得老曾太抒情了,但他签名后伸出双手用力拥抱了我一下,暖流漫透中我才感到,这个平时显得木讷的男人,有一颗细腻多思的心。

老巷子里的老友,还喜欢收集乡下农具的孙胡子。这些年,在城里卖卤肉的孙胡子常常深入乡村农家,从那些蛛网爬满的破旧农房里运回一件件农耕时代的传统农具:独轮车、老纺车、犁、耙、石碾、碓臼、轱辘、打铁的老风箱、拉粮车……这些沧桑的老农具,摆满了孙胡子家整整两个房间。孙胡子常坐在屋子里,怔怔凝视着他收藏的那些看家宝。“你轻一点啊,轻一点……”每逢有人出于好奇跑到他屋子里抚摸着这些老农具,孙胡子就在旁边一遍一遍地叮嘱。我每次去孙胡子那里坐上一会儿,都感觉仿佛看到了乡村屋顶上漫出的炊烟,农人匍匐大地的佝偻身影,听到了布谷鸟的歌唱……

老巷子里还住着教过我高中历史的宋老师,当年迷恋历史的我是他的得意门生。宋老师今年已88岁高龄了。去年秋天去看望宋老师,他一把抓住我,激动地说:“吴主任好!”宋老师的女儿噙着眼泪对我说,爸爸患了阿尔茨海默病,有时连她也不认得了。

今年春天,我要去探访这几条顽强蜿蜒在城市里的老巷子,还有这些老巷子里的故人。这样的探访是在提醒我,在春天的满目芳华里,还有着我对时光深处的深情凝望。

度过春天的方式,就是打开我命运的其中一页。

【知味】

一碗春羹滋味长

【世相】

燕子的「春运」

“燕来不过三月三,燕走不过九月九。”燕子是候鸟,每年随着季节的变化定时迁徙,秋去春归。

幼时我家住四合院,东屋里住着二爷爷一家。二爷爷脾气大,爱发火,还爱喝酒,喝高了谁也不怕。我小时候不喜欢喝酒的人,走路都躲着他。

二爷爷家的屋檐下有个燕子窝,住着燕子夫妇。到了春天,天气转暖,老燕归来,还住旧窝。这是二爷爷最为得意的事儿。每年初春,他便乐呵呵地站在屋檐下,手搭凉棚向远方眺望,脖子伸得那个长,恨不得腾云驾雾亲自去南方将燕子接来。

燕子“春运”回来后,他更是每天都得意地哼着小曲。我虽然不喜欢二爷爷,却喜欢小燕子,我也想让燕子来我家屋檐下搭窝,让我也沾上点春天的好运气。有一年,我想了个主意,趁二爷爷家里没人,用竹竿捣烂了燕子窝。二爷爷是几天后才发现的,气得跳脚骂了半天。

为了吸引燕子来我家屋檐下街草舍泥筑巢居住,我还做了准备,在房门口放了一个篮子,在篮子里放了树枝和枯草,还在上面撒了一把小米,希望这优厚的待遇可以让燕子先看上我家。

此后,二爷爷站门口伸脖子远望,我也站我家门口抬头望天。盼呀盼呀,终有一日盼来了燕子夫妇。它俩在院子上空盘旋,一边叫一边飞。二爷爷故意说:“燕子在骂:哪个调皮蛋毁掉了我的窝?让我知道了,非拉他头上屎不可!”

二爷爷这么一说,我再听燕子叫,还真像在骂人,而且骂得可难听了。我故作镇静,假装不是我干的,笑盈盈地迎接燕子朝我家门口飞。但,燕子却飞离了院子。

我心想这下坏了,燕子找不到窝,一生气去别人家搭窝了。第二天起床后,我发现二爷爷家屋门敞开,他站在房门口笑着说:“燕子到